

“隐性进程”与界面研究:挑战 and 机遇

申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提 要: 长期以来,在虚构叙事这一研究领域,叙事学和文体学等界面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展开。但在不少虚构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动力:在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一股贯穿作品的隐性叙事进程。无论文体分析多么细致,也无论叙事分析多么全面,倘若聚焦于情节发展和对情节发展的文字或话语表达,就无法发现情节后面那股并行的叙事暗流,也就难以对相关文本成分的修辞目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作出恰当的阐释。

关键词: 隐性进程;叙事学;文体学;挑战;机遇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3)05-0001-06

“Covert Progression” and Interface Studie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SHEN Dan

Abstract: Ever since their birth, the interface approaches of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have focused on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or its verbal or discursal presentation in literary narratives. But in many fictional narratives, behind the plot development, there exists a covert progression, forming an implicit dynamic behind the explicit. In those narratives marked by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no matter how detailed the stylistic analysis is and no matter how comprehensive the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is, so long as attention centers on the plot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cannot offer an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rhetorical design, thematic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narrative.

Key words: covert progression; narratology; stylistics; challenge; opportunity

文体学和叙事学都是借鉴了语言学相关成果的文学领域的界面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到了较大发展,对叙事文学的阐释做出了贡献。但笔者近来发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是情节发展,另一个则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这股叙事暗流与情节发展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我把这种隐秘的叙事动力称为叙事的“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英美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年1月将出版我的一本专门探讨英美经典作品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叙事进程的书^[1],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期刊《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2013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其主标题就是“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叙事进程”(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2]。我首先用一个作品概要说明什么是叙事的隐性进程,然后仔细考察两个作品中的两段文字,借以探讨隐性叙事进程对文体学和叙事学这样的界面研究所提出的挑战和带来的机遇。

首先,我们看看曼斯菲尔德的《苍蝇》。这一作品的情节发展可以概括为:退了休也中过风的伍迪菲尔德先生每周二去一趟老板的办公室,拜访这位老朋友。这次,他告诉老板他女儿到比利时给阵亡的儿子上坟时,看到了近处老板阵亡儿子的坟。伍先生走后,老板回忆起儿子的一生和失去儿子的痛苦。他看到一只苍蝇掉到了墨水壶里,挣扎着想爬出来。老板用笔把苍蝇挑出来。当苍蝇正想飞走时,老板改变了主意,反复往苍蝇身上滴墨水,直到苍蝇死去。老板突然感到极为不幸和害怕,也忘了自己刚才在想什么。这一情节发展围绕战争、死亡、创伤、悲伤、无助、记忆、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展开。

在这一情节进程的后面,存在一个隐性进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在叙事的开头,看上去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交互作用,暗暗聚焦于对老板虚荣心的讽刺。随着隐性叙事进程的推进,老板中了风的老朋友、整修一新的办公室、女人、老

员工、老板的儿子和苍蝇都暗暗成了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工具,构成一股贯穿全文的道德反讽暗流。^[3]

不难看出,这种隐性进程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情节本身的深层意义,而是与情节并行的一股叙事暗流。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对文学叙事的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展开。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对叙事进程的探讨中,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思路。历代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情节发展的深层意义展开探讨,不断修正或颠覆前人的阐释,但迄今为止,忽略了不少作品中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如果情节后面存在隐性叙事进程,而我们仅仅关注情节发展,就难免会对作者的修辞目的、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产生片面或者不恰当的理解,也难以很好地欣赏作品的审美价值。

作为一种界面研究,叙事学一方面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思路和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传统,仅仅关注情节发展。法国叙事学家托多洛夫对叙事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没有超出情节范畴。^[4]托多洛夫认为叙事作品的结构跟句子的结构十分相似。在他看来,组成情节的最小单位为“命题”或“叙事句”。他不仅分析了“叙事句”这一构成情节的基本要素(与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普洛普的“功能”相对应),还进一步研究了“序列”这一更高的叙事单位。一个序列为一组叙事句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叙事片断。理想地说,它包括从静止状态(譬如和平状态)——不平衡(由于敌人的入侵)——重新达到平衡(通过击败敌人,取得新的和平)这样的发展过程。作品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序列,序列之间具有以不同方式组合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叙事进程的关注。

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认为在探讨情节时应注重研究每一种叙事功能为故事发展的下一步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当然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被人物选择或会被发现。^[5]就拿射箭来说吧,拉紧弓把箭头对准目标时,出现了两种可能性“实现的可能性”(把箭射向目标)和“不实现的可能性”(不把箭射出去)。若箭射出,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成功和失败。这种对下一步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对情节进程的关注,尽管不符合叙事学静态结构模式的要求,却与西方叙事研究界近20年来对叙事进程的关注相契合。

近20年西方探讨叙事进程的领军人物是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他采用叙事学关于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的区分,将叙事进程的基础界定为故事事件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话语表达中的“紧张因素”。在故事事件层次、人物和/或人物的处境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通过人物冲突关系的复杂化和最终(部分)解决来实现的;在话语表达层次,则存在围绕不稳定因素展开的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的重要分歧。^[6]¹⁹⁰费伦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7]^[8]^[9],从不同角度探讨叙事进程。但由于他聚焦于情节发展和围绕情节发展进行的叙述表达,所以像其他关注叙事进程的学者一样,未能发现叙事的隐性进程。

在文体学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对叙事进程的关注。著名英国叙事文体学家迈克尔·图伦在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一书中,采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对叙事进程展开探讨,分析作品的文字选择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引起读者的悬念或让读者感到意外,如何制造神秘感或紧张气氛等等。^[10]这依然囿于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没有关注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

下面让我们考察两个作品中的两段文字,具体说明隐性进程如何对叙事学和文体学这样的界面研究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让我们看看曼斯菲尔德《苍蝇》的结尾。老板在作品快结尾时,用墨水杀死了苍蝇。作品最后一段文字是:

他[老板]又纳闷起来,刚才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事情来着?是……他掏出手绢,在领子里擦擦脖子。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

前面提到,老板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斯托尔曼认为作品的情节围绕时间与(丧子)“老板的悲伤之间的冲突”展开,作品的主题是“时间战胜悲伤”,作品的结局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11]奥利森则认为作品描述的并非老板对悲伤的逃离,而是他不愿面对死亡以及自我生存的无意义。^[12]有的认为老板像《李尔王》中提到的天神一样是一个欺负弱小者,为了自己孩童般的乐趣而折磨苍蝇,其最后的失落感只不过是一种自怜。^①但如果我们在作品的最后只看到老板的“自怜”,就无法解释作品最

^① 见辞条“The Fly” in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 38, ed. Anja Barnard, Detroit: Gale Group, 2000, p. 200.

后一段刻意突出的老板的“健忘”。也有批评家提出,不应将老板视为冷漠无情的人物,他在一只普通家蝇身上做的实验表明他在无意识地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形而上学的探询。他短暂地得到了答案,但他感到害怕,很快“摆脱了这一答案”(pushed it out of his mind)^①。这种阐释与老板极力回忆而不得的文本事实形成相反走向,是一种明显的误读。莫罗采用米克·巴尔的叙事分析模式,追踪了情节发展的每一步骤,指出这一发展过程既可能是一种改进,也可能是一种恶化。倘若我们把结尾处“老板不再能回忆起儿子看成时间治愈创伤的例证”,那么这似乎是一种改进的过程。但倘若这证明老板很快忘记了他儿子,说明他从未真正在乎过他儿子,那么这就是一个恶化的过程^{[13]16-17}。这些阐释均围绕情节发展的主题意义展开。他们之所以会互相冲突,且出现了明显的误读,是因为作品以老板的健忘作为结尾,这与“苍蝇”的标题看上去无关,与战争、死亡、创伤、悲伤、施害/受害等情节发展的主题也不甚相关。为了给作品最后一段文字提供合理的解释,历代批评家都把这一结尾段往情节发展上硬拉,结果造成阐释漏洞和各种阐释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能打破情节的束缚,着力探寻情节后面是否存在一股叙事暗流,就可能看到显性情节的后面,有一股贯穿作品始终的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叙事暗流。作品的结尾段在这一隐性叙事进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请对比下面这两个片段:

(1)“我想跟你说件事”,老伍德菲尔德说,他眼睛变得迷迷蒙蒙的,回想着,“噢,是什么事情来着?今天早上我出门那会还记在心里呢。”他的手打着哆嗦,脸上没给胡子遮住的地方出现了块块红斑。

老板心里想,可怜的老家伙没多少日子了。

(2)他[老板]又纳闷起来,刚才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事情来着?是……他掏出手绢,在领子里擦擦脖子。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

在开篇,老板面对老伍德菲尔德的病弱而洋洋自得,在面对老伍先生的健忘时,老板的优越感在叙事暗流中达到了顶点,居高临下地想着“可怜的老家伙”活不长了。如果说伍先生的健忘给了老板极强的优越感的话,我们在作品的结局却看到了老板与伍先生相似的困境和窘境。片段(1)中的伍先生因为想不起来而着急,脸上“出现了块块红斑”,

而片段(2)中的老板也因为想不起来而着急,身上冒出了冷汗,只好“掏出手绢,在领子里擦擦脖子”。在再现这两个人物的想法时,曼斯菲尔德采用了同样的文字“是什么事情来着?”(what was it?)来突出这两个人物健忘的相似。在作品的最后一句,曼斯菲尔德还用了“无论如何”(For the life of him)来强调老板的健忘。作品的最后一句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位置显著。作品很突兀地以“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嘎然而止,突出了老板的健忘。这是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强烈反讽:他跟老伍先生同样健忘,没有理由把自己摆到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上。值得一提的是,隐性进程中的反讽不同于通常的反讽,它往往有赖于前后叙事成分暗暗的交互作用。结局处“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本身并不带反讽,只是在跟前面老板对伍先生的健忘产生的优越感相连时,才产生反讽意义。对老板的虚荣自傲加以道德反讽的叙事暗流与围绕战争、死亡、创伤、悲伤、施害/受害等主题展开的情节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基本不交叉,不重合。无论采用什么叙事学或文体学的分析模式,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而不去探寻情节后面的另一股叙事流,就无法发现作品从头到尾的各种文本成分对老板的虚荣自傲持续展开的反讽。

让我们再看看埃德加·爱伦·坡《泄密的心》结尾处的文字:

这时[听到被害老头的心跳声时]我的脸色无疑是变得更白——但我更是提高嗓门海阔天空。然而那个声音[被掩藏在地板下的被杀害的老头的心跳声]也在提高——我该怎么办?那是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透不过气——可警官们还没有听见那个声音。我以更快的语速更多的激情夸夸其谈;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我用极高的声调并挥着猛烈的手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高谈阔论;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他们干吗还不想走?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好像是那些人的见解惹我动怒——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哦,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唾沫四溅——我胡言乱语——我破口大骂!我拼命摇晃我坐的那把椅子,让它在地板上磨得吱嘎作响,但那个声音压倒一

① 见辞条“The Fly” in *Short Story Criticism*, p. 200.

切,连绵不断,越来越响。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难道他们真的没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笑话我胆战心惊!——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也这么看。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好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我觉得我必须尖叫,不然就死去!——而听——它又响了!听啊!——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恶棍!”我尖声嚷道,“别再装了!我承认那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①

《泄密的心》的情节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神经质的主人公——叙述者(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了自己对同居一屋的老头的谋杀。他认为那“从不曾伤害过”他,也“从不曾侮辱过”他的老头长了只秃鹰眼,使他难以忍受。在午夜打开老头的门缝,暗暗侦查了一周之后,他进入老头的房间将其杀害,并肢解了尸体,埋在地板下。当警察来搜查时,他十分紧张地听到了地板下老头心脏愈来愈大的跳动声,终于忍受不了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作品最后这一段中用黑体标示的是对于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文字。作品最后一句话“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跟标题“泄密的心”直接呼应,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被害老头的心跳上。历代批评家对老头心跳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各种阐释。文体学强调作者的文字选择与主题意义的关联,从情节的主题意义来考虑,文体学家在分析这段文字时,会特别关注对被害老头心跳的描述,尤其是(1)从“那声音也在提高”到“那个声音越来越响”再到“那个声音压倒一切”的递进;(2)对那个声音“越来越响”连续九次的强调性重复;(3)从“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的两个破折号和一个惊叹号发展到“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的三个连续的惊叹号再加上对最后的“越来越响”的斜体强调。

然而,对于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来说,重要的则是另外一些文字。在围绕主人公——叙述者对老头的谋杀展开的情节后面,有一个围绕他的伪装展开的隐性叙事进程。他在整个谋杀过程中都进行了处心积虑的伪装并对自己的伪装感到自鸣得意。正是因为他自己一直在伪装,所以在结局处他怀疑

警察听到了埋在地板下的老头的心跳声,却佯装不知,而实际上在这个怪诞的故事世界里,只有自称听觉“格外敏感”,可以听见天堂和地狱之声的这位凶手才有可能听到被害老头的心跳。结局处,他对警察怒喝“恶棍!别再装了!”而实际上只有他一人在伪装——他把自己的伪装投射到了警察身上,因此,他对警察的怒喝无意中构成自我道德谴责。这一隐性进程构成贯穿作品始终的总体戏剧反讽。

对于隐性进程而言,上面用黑体标示的对情节至关重要的文字都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下面用黑体标示的描写凶手极力伪装和无意中自我谴责的文字:

这时我的脸色无疑是变得更白;——但我更是提高嗓门海阔天空。然而那个声音[被害老头的心跳声]也在提高——我该怎么办?那是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透不过气——可警官们还没有听见那个声音。我以更快的语速更多的激情夸夸其谈;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我用极高的声调并挥着猛烈的手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高谈阔论;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他们干吗还不想走?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好像是那些人的见解惹我动怒——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哦,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唾沫四溅——我胡言乱语——我破口大骂!我拼命摇晃我坐的那把椅子,让它在地板上磨得吱嘎作响,但那个声音压倒一切,连绵不断,越来越响。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难道他们真的没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笑话我胆战心惊!——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也这么看。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好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我觉得我必须尖叫,不然就死去!——而听——它又响了!听啊!——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恶棍!”我尖声嚷道,“别再装了!我承认那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

在着力挖掘隐性叙事进程的过程中,我们会看

^① 帕蒂克·F. 奎恩编,曹明伦,译.《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上册),三联书店,1995版,第624-625页,略有改动。

到作品结尾处三个步骤的文体选择:首先,作者通过遣词造句再现凶手如何一再提高自己的嗓门,力图用自己的声音来掩盖受害者的心跳声,佯装无辜“我更是提高嗓门海阔天空”、“我以更快的语速更多的激情夸夸其谈”、“我用极高的声调并挥着猛烈的手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高谈阔论”、“我唾沫四溅——我胡言乱语——我破口大骂!”作者还通过凶手的动作来进一步强调凶手如何试图用自己制造的声音来掩盖地板下老头的心跳声“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好像是那些人的见解惹我动怒”、“我拼命摇晃我坐的那把椅子,让它在地板上磨得吱嘎作响”。接着,作者采用了自由间接引语来描述惯于佯装的凶手对警察佯装的无端猜疑“难道他们真的没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笑话我胆战心惊!”最后,作者描述了凶手对其眼中警察佯装的反应“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好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我觉得我必须尖叫,不然就死去……‘恶棍!’我尖声嚷道,‘别再装了!’”凶手最后的尖声叫嚷无意中构成了自我谴责,因为他是故事世界里唯一佯装的“恶棍”。

坡的《泄密的心》(1843)和曼斯菲尔德的《苍蝇》(1922)已经发表了近一两个世纪,历代批评家给与了大量关注,但均忽略了与显性情节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这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叙事研究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着力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的深层意义。^①由于隐性叙事进程和显性情节发展沿着不同的轨道走,往往由文本中不同的成分来体现,因此对于隐性进程有重要作用的文字,在探讨情节发展时很容易被忽略,或者容易被批评家往情节发展的轨道上硬拉,造成对相关文本成分的误读。无论叙事学的分析模式多么精妙,也无论文体分析多么细致和系统,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就无法看到叙事的隐性进程。

叙事隐性进程的存在,叙事双重动力的运作,既给文体学和叙事学等界面研究构成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叙事的隐性进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看上去琐碎离题的细节组成,因此在阅读时很容易被忽略,而细致的文体分析有利于发现这些构成隐性进程之微妙文本细节的主题作用。如果打开眼界,摆脱自亚里

士多德以来仅仅关注情节进程的批评传统的束缚,着力通过细致的文体分析来挖掘情节后面的叙事暗流,就有可能很好地展示文体分析的力量,展示文体分析的不可或缺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体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一直受到不少文学批评家的抵制,因为文体学研究往往没有阐释新意,其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对作品的新的解读,而只是为了通过分析作者的语言选择,说明(以往的)解读是如何产生的^{[14][5],[15]}。对于文学批评而言,重要的是读出新意,读出深度。如果在文体分析中关注叙事的隐性进程,就有可能超越以往的文学批评,展示出文体学分析的阐释价值。

在叙事学研究中,如果作品中存在一股贯穿作品始终的叙事暗流,我们就可以把单一的情节结构模式修改为显性情节发展和隐性叙事进程的双结构模式,分别探讨每一种叙事进程内部的结构关系,同时也关注这明暗相映的两种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叙事学研究已经涉及了两个叙事运动,一是按自然时序和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二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在文本中出现的事件序列。但我们应该看到,只有后者出现在文本中。也就是说,以往的叙事学研究仅关注了文本内部的一种叙事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除了关注故事事件的结构外,还关注了话语表达技巧。像费伦这样的叙事研究者注重探讨故事事件层的进程和话语表达层的进程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作品中不存在隐性叙事进程,这种批评方法就能够较好地阐释作品。然而,如果作品中存在隐性进程,目前的叙事研究依然难免会失之偏颇,因为其探讨依然囿于情节发展和对情节的表达这一范畴,而隐性进程存在于情节后面,是与情节并行的一股叙事暗流。这股叙事暗流不仅依靠微妙的文体技巧来建构,也经常同时借助于叙事技巧来建构,如果我们把文体学的文字技巧分析和叙事学的结构技巧分析结合起来,往往能更好地挖掘叙事的隐性进程,更好地展示出界面研究的优越性。值得强调的是,当作品中存在明暗相映的两个叙事

^① 我自己以前也只是着重挖掘作品的“潜文本”。从“潜文本”的角度切入,很难发现曼斯菲尔德的《苍蝇》这样的作品中与情节走向不发生多少关联的叙事暗流,尤其难以观察到前后文本成分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隐性进程中特有的反讽。此外,也难以看清在《泄密的心》这样的作品中,显性情节和叙事暗流分别由不同的文本成分来建构。

进程时,我们需要分别围绕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来探讨其各自的事件层和话语/文字表达层的交互作用,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这一明一暗的两股叙事流之间的关系。

当作品中存在隐性叙事进程时,如果不加以挖掘,很多文本成分就会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且这样的成分往往因为对于情节无足轻重,而显得琐碎离题。只要逐渐发现隐性进程,相关文本细节就不会再显得琐碎,进而会获得主题相关性,其审美价值也会相应显现。如果我们解放思想,摆脱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和叙事分析,就有可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品中的隐性叙事进程,从而对文学叙事作品作出更好更全面的阐释。

参考文献:

- [1] Shen, Da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January, 2014.
- [2] Shen, Da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J]. *Poetics Today*, 2013(1-2): 147-76.
- [3] 申丹. 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 [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2).
- [4] T. 托多洛夫. 文学作品分析 [C] // 王泰来, 等编译. 叙事美学.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46-54.
- [5] Brémond, Claude. *Logique du récit* [M]. Paris: Seuil, 1973.
- [6] Phelan, James. *Narrative as Rhetoric*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 Phelan, James.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8]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Phelan, James. *Experiencing Fiction: Judgments,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0] Toolan, Michael.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Short Story*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 [11] Stallman, Robert Wooster. Mansfield's "The Fly" [J]. *The Explicator*, 1945(3).
- [12] Oleson, Clinton W. "The Fly" Rescued [J]. *College English*, 1961(22): 585-586.
- [13] Morrow, Patrick D. *Katherine Mansfield's Fiction* [M].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 [14] Carter, Ronal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 [15] Semino, Elena & Jonathan Culperer. *Cognitive Styl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收稿日期: 2013-05-10

作者简介: 申丹, 女, 湖南长沙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体学研究。

责任编辑: 蒋勇军